

服务过 1000 位美女后，我决定去整容

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。——木心

「你看，司机，我是不是有白头发了！」她把头靠向我，低得很深。

栗色的发丝自然地垂下，阳光跳跃在上面映着不大的光斑。

「只有一根，就一根。」我强调说。

「那就好。」她深抒了一口气，头靠在副驾的玻璃上。

她叫王昕，26 岁，在北京做美甲师。

她的故事都和漂亮有关。

1

23 岁，大专毕业。王昕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要去整容。

毕业证塞回到印着香奈儿标的黑色菱格包里，这个包是她从二手闲置网站上买的。卖家说是正品，是香奈儿代工厂产的，只

要 1000 元。

她立马就转了账，她并不想纠结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因为真的她根本买不起，五位数的包包不如攒下来整容，一本万利。

北京的深秋和冬天一样冷，虽然捂着厚实的毛衣，王昕还是缩成一团。她坐在公交车上，往窗外看。泛黄的叶子飘乎乎地旋到地上，没有方向。路边有人在卖糖炒栗子，纸袋子包住栗子，甚至能看到糖冒出来的热气。

「等都弄完，就来这儿买一份。」王昕暗自跟自己说，双手紧紧地按住包包里鼓起来的尖角。毕业证仿佛要穿过包的黑色纤维，也到外面透口气。

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」微信有新消息通知，来自于陈姐。

陈姐是王昕做美甲的客户，她整容的大部分动力来自于这个头像面容精致的女人。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陈姐家时的情景，那是北四环的一个别墅区，绿化做得很好，偶尔还有几个孔雀在园区里晃荡。保安西装革履，腰板儿挺得直，手上还戴着白手套。

空荡荡的二层别墅里，一个漂亮的女孩开了门，那会儿王昕看到陈姐，瞬间明白了她能住这个地方的原因，因为这个女人实在太美了。完美的脸型，完美的鼻子，完美的大眼睛，除了完美，王昕想不到更贴切的词可以形容陈姐。

接触得久了，陈姐开始告诉她，其实自己是个人造美人。陈姐翻出一张张相册里的照片，那是每一次整形的改变。王昕看得

愣住了。她有种错觉，仿佛在陈姐整容之前的照片里看到了自己。对啊，那个没整之前的陈姐，明明和自己很像啊。

王昕的长相不能说丑，但确实不好看。单眼皮小眼睛，脸圆有痘，尤其到了夏天，她的脸每天都冒着油光，在那个蒜头鼻上熠熠闪光。她随身带着几张吸油纸，没事儿就吸一吸。当看着透明的吸油纸变成了黄色，她会忍不住叹气。因为那张吸油纸好像自己的青春期，油腻而没有希望。

「准备好了。嘿嘿。」王昕回陈姐。

从学校到整形医院公交有 7 站，下了公交只需要走 500 米就能到那个写着「美丽人生，从此开始」的标语，那就是她此行的目的地。她并不是第一次去这里，在做决定之前，她已经来这里踩点 8 次，第一次去的时候前台的女孩双眼皮还肿着，如今前台女孩已经笑颜如花，眼睛至少大了两圈。

「手术方案就是这样，你确定了吧？」整形医生已经在王昕的脸上画了横七竖八的线，她需要调整的地方很多，手术费用要 32000 块。

「确定了大夫。」王昕笃定地回答，边说还边抖腿。

医生夸王昕勇敢，整个面诊的过程她都冷静克制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抖腿不代表自己什么都无所谓，而是她在掩饰裤管里哆嗦着的腿。

当然，32000 块对于刚毕业的王昕来讲不是小数目，这是她省吃俭用加做美甲打工攒下来的血汗钱。

王昕没课的时候，会在一个美甲美容的 APP 做兼职。她没经过什么培训，天生对指甲和指甲油莫名的喜爱。她什么指甲都能做，只要客户有需求，她都能超出预期完成。做美甲久了，她发现，接触到的女孩个个都很漂亮，极少数有长得丑的。而这些客户们也在不停地给她讲述，变美以后开挂的人生。

「我跟你讲啊，整了以后，你不仅能找到好工作，还能找到好老公！整容嘛，不过就是需要点钱，再加点勇气！」余阿姨相同的话跟王昕重复过好几遍。余阿姨已经 50 岁了，她还在打玻尿酸，肉毒杆菌，每个月还找王昕做一次美甲。

女人对于美的追求，不分年龄，不分阶段。她们都说，女人只有漂亮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。王昕不想主宰命运，她只想不被命运拖着走。

「有个段子说啊，宁可美得千篇一律，也不能丑得千奇百怪。你现在的付出，等你恢复了以后，就会觉得很值得了。」穿上手术服，医生最后一遍跟王昕做心理建设。

王昕用力点头，用手拽住医生的衣角。「大夫，这事儿就靠您了！」

「你放心！你这手术不大，保管成！」医生把王昕的手扯下去，坚定地回答。

医生是个约莫 50 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下巴上有颗痣，又大又黑亮。他做过上千台手术，摸过上千个女性的脸。他成功过，但也失败过。那些失败的案例窝在心底的角落，被锁起来，蒙上了尘。

王昕上午十点到医院，下午一点推进了手术室。

2

变好看以后，王昕感觉最大的变化是身边的好人突然变得很多。

她问路的时候，总有人耐心地指点。面试的时候，会得到很快的反馈。吃饭的时候，服务员也会耐心而细致。整容之前，她从来没发现原来身边的人都能如此友善。后来她发现那不是心理作用，漂亮就是加分项，体现在方方面面。

她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所笼罩。冒着热气的糖炒栗子，泛着水光的无籽西瓜，风儿又轻又温柔，无论在哪里，她都想挺直腰板，咧开嘴开心地笑。

有很多道理是她变好看以后才明白的。比如什么服饰穿搭根本没那么重要，一张好看的脸抵过万千搭配。

她整容恢复好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一书架子上的书都推倒，一本一本的装进白色编织袋里。

午夜十二点，她提着重重的袋子跑到楼下的一个小角落。扑通一声，书从袋子里都滚到了地上，火柴的火光亮起来，王昕一本本烧。

「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，呵，长得好看才有资格谈生命的意义。」她把灰色封皮的书一页页撕下来，红色的火苗窜得老高。

火光里，她脑袋昏昏沉沉，在窜起的火苗里她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的自己。龅牙，下巴歪着，嘴唇也向外张着。

青春期时，王昕开始明白自己有个无法改变的缺陷，那就是长得不好看。

老师说人丑就要多读书，于是她拼命读。书店里她最喜欢的分区就是励志区，那里堆放着大量的励志书籍。有人身残志坚，有人克服缺陷，有人诚恳又乐天。她试图在每个故事里找到自己动力的来源，有时候也能成功说服自己，但是一本书的励志功效最长只能维持一个月。

励志功效过去，王昕就会陷入自卑的循环里。她很少照镜子，也不愿意看到自己。

「没有人会愿意通过你不好看的外表，去了解美丽的内心啊！」李姐那天一本正经地跟她说。李姐也是王昕的长期客户，她做了一个土豪的小三。她外表靓丽，身材苗条。她跟王昕说，女人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，不然就不能怪别人对你狠了。

那天晚上她辗转反侧，对自己二十几年的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。她明白了三段表白失败的真正原因，就是长得丑。曾经她还天真地以为，凭借她是学生会主席，年年都会拿奖学金，还能拉上两段悦耳的小提琴，所有人都肯定会喜欢她。

但事实上，长得好看才是恋爱的敲门砖。长得丑，门儿都没有。

火光跟着风儿摇曳，跳跃着撕裂无边的夜。王昕的脸烤得很热，红彤彤的。她并不觉得这些伴着自己青春的书烧了可惜，她只觉得它们每一本都刺眼。因为每一本，都是她曾经丑的见证。

不是说人丑多读书吗？既然都好看了，还读什么读？王昕跟自己这样说，把最后一本书丢在火堆里。

3

「你说，你是不是整容了？」男人很气愤地质问王昕，本是温文儒雅的脸变得有些扭曲。

「为什么这么问？」王昕对这个问题并不惊讶。她缓慢地脱下高跟鞋，换上了舒服的拖鞋。

「我朋友说，她看你的额头有问题，正常人的额头都是有凹陷的，而你，完全是饱满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」男人边说边在自己的额头上比划说。

王昕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发生，以她对她老公的了解，父母都是高知，他接受的都是传统正统教育，整容这件事他多半是无法接受的。但是，如今孩子已经 2 岁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「额头做了自体脂肪填充。」王昕进了客厅，摆弄着书架上的书。这是一批她新购进家里的书，但是都还带着塑料薄膜，完全没被拆封。

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！你骗我王昕！你你你！你太虚伪了！不仅虚伪而且虚荣！道德败坏你！你居然去整容！」老公捶桌子，气得眼眶发青。「你去给我做回来！我要真实的人！真实的！」

「好啊。」王昕穿上大衣，走出门外。她没有摔门，就只是轻轻带上了门。她不想做太多的解释，因为解释就代表掩饰。

有人说整容是作弊，就像考试作弊一样。但是谁又能知道，整容所承受的痛苦呢？考试作弊是不劳而获，整容的钱是劳动获得的，整容的痛也是自己承受的，哪里有不劳而获呢？10 个女孩大概 9 个想整容，只不过这些人没有自己勇敢。王昕把手插进风衣兜里，缓缓地走。

太阳正缓缓地往西边落，高跟鞋踩在地上，哒哒哒地响。她闻到了豆角炖排骨的味道，不用猜，这是三楼的男人在做饭。三楼的男人总是按时五点下班，五点半开始做饭，做好等着老婆和孩子回来。王昕更向往那样的生活，这是她各方面条件颇好的老公没法给的。

「你变成你想成为的人了吗？」她突然脑子里想到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好像在某本她烧了的励志书里，她曾经读了好几遍，也问过自己好几遍。但是变好看以后，她很少再想这个问题了。

王昕又想到了自己的女儿，她给她起名叫：「美美」，希望她能长得漂亮。但那个摇篮里的女孩，蒜头鼻，微微龅牙，眼睛小得像一条缝。她继承了自己所有的缺点，一个都不落。

所以目前的人生努力方向，就是等到女儿成年时给她做整容手术，或许可以给更早一些，越早所要承受的痛苦就越少。她想。

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，红色的晚霞映着天，王昕感觉自己的脸，红彤彤。

路过篮球场，一个篮球滚到了她脚跟前。

「美女，把球扔过来！」篮球框下的白衣少年冲她喊。以前她觉得被叫美女是一种讽刺，现在那是她相貌匹配的一个关键词，她不觉得唐突。

一脚把球踢得很远，篮球在空中画出一道白色的弧线。她突然想到一个画面。

那是在初三的时候，她可能 12 岁。学校里组织合唱比赛，她唱歌最好听，个子也不高，按道理她应该站在第一排。但是音乐老师看着她，眉头皱着，把她安插在了最后一排的角落里。

她还保存着那张合唱照片，别的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。而她，只露出半个头，看不见脸。

「张大夫，我想把额头上的脂肪填充弄下来，有办法吗？」王昕给 3 年前的那个大夫发微信。

「可以啊。」医生很快地回复她。

王昕带上耳机，听许巍的歌。

「为了孩子，就先牺牲一次吧。既然你老公发现了额头，那就先把额头整回来。其他的，发现了再说吧。」陈姐给王昕回了微信。

「我也这么想。谢谢陈姐。」王昕回复。

夜似乎要来了，冰凉的风吹了过来。王昕收紧了衣襟，她打算做完了手术，就去买一份糖炒栗子。想到糖炒栗子，她冰凉的四肢似乎也有了点力气。

「司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虚荣，明明是为了自己，还堂而皇之地包装自己勇敢。」她下车前，露出半个车缝问我。

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，没有什么对错。但是，书不应该烧。」我说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